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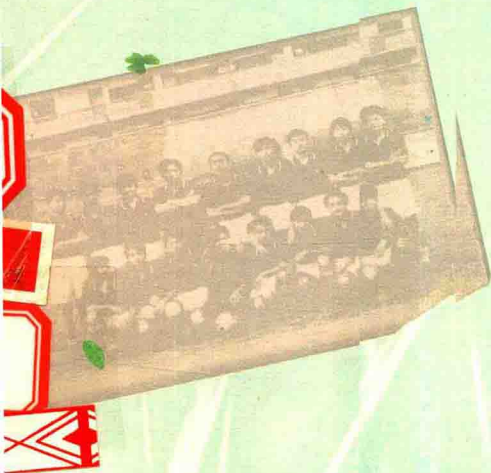
风雨无阻？古地想风雨无阻是
不用约定的，而能够风雨相伴
的人肯定也不会多……

看见

李猛 / 著

青春散场

上卷——飞翔是你的天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看见

李猛 / 著

青春散场

上卷——飞翔是你的天职

(2006年贵州省文学创作招投标中标项目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见青春散场/李猛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221-07674-8

I. 看…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3117 号

看见青春散场

李 猛 著

责任编辑 谢丹华

封面设计 唐锡璋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 编 550001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7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4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221-07674-8/I·1559

定 价 48.00元

第一章 蓝色理想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彭尘的话好像一句箴言。彭尘说——飞翔是你的天职。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他们把球队的名字正式定为“蓝想”,蓝色理想的简称。尽管欧阳辰始终认为“蓝想”这个名字实在缺乏霸气,但是彭尘箴言似的解释还是让大家觉得迷糊,迷糊了大家也就接受了。一九九六年的夏天大家都还是有点懵懂吧,对很多事情都感到似是而非。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彭尘绝对是个诗人,他把大家的理想都寄托在了蓝色的天空之上。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古地认识了李吾。

他们的相识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因为高二文理科分班,他们就一起走进了白驹市第五中学号称历来都是文科最强的高二(7)班。然后同样不带什么戏剧成分的坐了前后桌。只差一点,就变成了老狼的那首歌。古地坐在第四排,抬头就看见李吾剪了短发的后脑勺。她的头发薄薄的,不够黑,自然也说不上亮。古地真正认识李吾还是往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事情。

古地记得高二开学的第一堂课,记得班主任古楼兰,不是因为她与他同姓,也不是因为她以数学老师的身份来当文科班的班主任,而是因为她那一段丝毫也不浪漫且和她的名字天差地远的开场白。

古地记得古老师说话的时候非常的严肃,他一直想不明白她为什么就非得那么严肃,其实和善一点亲切一点不是更好吗?但是他也不否认那天古老师那么严肃,严肃到令人有点窒息,所以她那天所说的话就是让他直到现在也记得清清楚楚,这就是那份严肃的威力。他甚至还记得古老师说话之前先曲着两个手指把讲台敲得咚咚直响,然后用和她的表情一样令人生畏的语气说:“我需要提醒大家一下,你们现在是高二了。虽然刚刚开始,但是,你们不要认为高考离你们还很远。知道吗?是高考。高考的重要性不需要我对你们说吧?它关系着你们的整个人生。这一点,千万不要认为我是危言耸听。因此,我希望你们从现在开始就进入高考的临战状态,千万不要等到高三了才后悔你的时间不够用你还有很多知识没有掌握牢固,最好不要。同时,我还要提醒你们。高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和生物的会考。只要你有两个科目不过关,那你将失去高考的

资格;而只要你有一个科目不过关,高三的时候你都不能再留在7班。我想你们知道,在本校的历史上,7班从来都是文科班的NO.1,在这样的班级里,有最好的科任教师和最好的学习氛围。这一点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我对你们的希望是,继承本校的这一传统,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学习上,而其他一切与学习无关的事情,我都不想听到更不想看到。尤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希望你们重视,你们都是中学生,男女生之间的正常友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千万不要有人越过应有的界限,否则,我将严惩不贷!”

古地回想起来,古老师的开场白竟有一点那种政治家的就职演说的味道,而且,是那种强权政治家——我只要你们服从,听明白了我的话了吗?只要服从,民主是做出来给人们看的,那不适合你们。古地不知道古老师现在还有没有当班主任,不知道她当班主任还会不会讲同样的话,不知道她当班主任讲同样的话现在的中学生会有什么反应。他只知道他当时听了古老师的话面带微笑作洗耳恭听状,心里却在想,哈,好了,看来以后没有好日子过了。有点讽刺的是,也许是他的洗耳恭听状比别的学生做的还要好,于是古老师就任命了他来当一个班干部。是任命,古老师没有让学生搞什么民主选举,她认为那是一些没有自信的老师搞的花样,没有让她信服的先例。而那天被任命为班干部,对古地来说是一个双重打击。

第一重打击是原本他们放了学以后要踢一场球的,因为古老师要求临时的班委成员也就是他们这些被任命的班干部班会课结束以后留下来开会,那么他至少上半场是没有机会上场了;第二重打击是古老师任命了他做班干部,一时之间又想不出安排他做什么,最后任命他为一个小组的小组长,“分管”本小组的课堂纪律以及值日。古地觉得古老师真幽默。直到现在,他也想不通自己当时有哪点让打动了古老师,让他在整个学生时代里没有能够彻头彻尾的做一个人民群众,尽管他的“官场”经历也仅仅是一个月,但是,没有能够从一而终毕竟是个遗憾。

许多年以后,古地的记忆里很容易就能找到当天的图画。好像有些事情就是那么清晰的搁在你心里某个地方的,一旦有什么事情唤醒了它,它就会从你的眼前安静地走过,在那种安静里你可以看清楚它的一切,包括一个场景,一句对白,一个手势,一个眼神。

很久以后,古地都一直记得那天下午的阳光。准确的说,夕阳。古老师花了差不多一个下午开完了班会课,然后又花了接近一个下午的时间把她任命的班干部留下来谈话。话谈得推心置腹言辞恳切意思就是老师看过你们各方面的记录也向你们高一的班主任做过一定的了解你们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老师希望你们能当好老师的助手帮老师管理好我们现在这个班记住你们是NO.1你们要处处表现出你们的优秀来老师相信你们不会让老师失望的。这些话古老师在班会课上已经说过了,古地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把他们留下来再说一遍。古地理直气壮的心不在焉从最开始的焦急到焦躁到愤怒到终于认命,他知道,他们的球赛没有他的机会了。开学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高一较量了一年的“天煞孤星”,那真是恶俗的队名,

然而偏偏在过去与“天煞孤星”的交锋中他们每次都可以说占尽上风可是每次都是非平即负。或许正如欧阳辰所说的他们把队名取作“蓝想”缺的就是人家那股煞气，足球场上的浪漫永远是和狂野共存的。可是“蓝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蓝色理想的意思，蓝色理想又是什么意思呢？队长兼诗人彭尘解释说因为飞翔是你的天职啊，这个解释比不解释还要令人头晕，头晕了也就没有谁去反对了。古地有预感他们今天能够改写对“天煞孤星”不胜的历史，结果证明他的预感是正确的，只可惜他没那个命亲身参与这场扭转历史的一战。

高二的第一次班会课终于结束了。古地走出教室的时候特意的看了看天空，天空在远方流淌着传奇一般的红色，古地觉得他看见了一片荒原，荒原上刮着尖利的风，风里面包裹着剑身震动的声音，还有，淡淡的血腥的气息。古地是想象力丰富的人，他常常轻而易举的就走进了某种特别的氛围里面感受着别人感受不到的感觉，一直到后来，他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总把他带进那些离奇的错觉里的。

教学楼早已安静了下来，宽阔的走廊上走过他们十来个被留下来委以重任的“学生干部”，脚步都很轻，可是脚步声再轻，楼道里都响着空空荡荡的回声。他们三三两两的离去，古地一个人走在了后面。他背着一书包的球衣和球鞋，可是很郁闷的一直没机会把它们用上。这个时候他的情绪有点儿低落，毕竟这是新学期的第一场比赛，毕竟有一个假期没有和球队的兄弟们一起疯一起在球场上撒野了。古地知道比赛肯定已经结束，他清楚这个时候再往球场去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就这样背着书包郁闷回家。

可是古地走出教学大楼的门厅的时候，远远的就看见了一片蓝色，像最纯净的天空一样的蓝色。那是他们球队的颜色。他看见那十几个熟悉的身影聚集在球场的边缘，隔着老远，他就听见了他们的歌声。球赛当然已经结束了，可是，他的队友们还在。他们在球场边唱着歌。他们唱 Beyond 的歌，熟悉的旋律，熟悉的歌词。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谁没在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恍惚/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谁明白我)/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会可以/那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走遍千里”

唱完了《海阔天空》他们又唱《灰色的轨迹》

“酒一再沉溺/何时麻醉我抑挂/过去了的一切会平息/冲不破墙壁/前路没法看得清/再有哪些挣扎与被逼/踏着灰色的轨迹/尽是深渊的水影……”

许多年以后，中央电视台的《同一首歌》栏目播放黄家驹的纪念特辑。古地在电视里看见无数挥舞着的荧光棒下面无数的流满泪水的脸，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的心脏被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歌词旋律紧紧的揪住了，在那一瞬间，险些也揪出

他的眼泪来。当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转过头去的时候，古地的女友，后来成了他妻子的袁绪清清淡淡地微笑着说：“看那些泪光，那些眼泪，不但是为黄家驹流的，更是为他们自己流的。为了过去的岁月，为了自己流逝的青春，为了曾经的刻骨铭心或者风轻云淡，为了，我们的很多故事都已经只是故事……”袁绪清是微笑着说的，可是古地看到了她眼睛里闪着奇异的亮光，那一刻，古地感到她美得令他心尖儿有点疼。那一刻，他们都被那些感慨、忧伤、泪光、微笑、怅惘之类的情绪击中了。他们远没有电视里现场观众的情绪来得那么浓烈，可是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微笑着对视一眼的时候心都有点儿酸。针尖那么大的一点儿感觉，却扎得很深，也持续了很长时间。

古地从来没有在心里比对过李吾和袁绪清，事实上，她们的世界本身完全没有交集，而对古地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段生命历程。

古地踏着他们的歌声走了过去，走到他们坐着的看台边上坐了下来。古地不会唱歌，就在那里坐着，听他们唱，听他们吼。他知道他们兴致来了的话可以一直唱上很长时间。这里面唱得最卖力的当然要数欧阳辰、叶枫和李思遥。他们说他们是古往今来绝世无双的魔鬼三人组，通常一唱起歌来他们三个人就是绝对主力，虽然欧阳辰有五音不全的嫌疑，叶枫中气略显不足，李思遥声音不够洪亮。可是他们就会带动起别的人来，张清泉是自诩最摇滚的，给他一把吉他，他能把头摇摆得让人看着就发晕。彭尘向来喜欢独唱并且唱腔非常另类，另类得有时候会令人毛骨悚然。安然一向是阳光 boy，笑声歌声都非常爽朗，秋海看上去似乎有些羞涩可是笑起来那眼神通常会电翻一片美女，杨铁兵过于憨厚唱起歌来像干革命，但是他们一旦唱了开来，一旦唱出了情绪，倒是很容易到达物我两忘的境界。而和古地一样不会被歌声所蛊惑的大概也只剩下一个成为。当然成为更为关注的是别的事情，比如这个时候他和梅叶坐在旁边弱智到极点的划拳捏鼻子捏脸蛋（可是后来他们俩死都不肯承认，梅叶还说这纯属古地的污蔑）。古地当然不会孔雀的认为他们是在这里等他，他比较关心的是他们赢了“天煞孤星”几个球以及开学的第一天他们会假借上晚自习的名义去那里玩。

歌声还在继续，从《光辉岁月》又换到了《喜欢你》。面对着空空荡荡的足球场，他们的歌声像他们身后的树一样的在风中摇曳，很容易的就连同这情景一起在心底定格成一幅底色发黄的图画，即使在很多年后，只需轻轻的抹去画布上的尘封。一切便又清晰起来。

成为向古地招了招手，叫他过去。古地不情愿的看了看其他人，他们正在陶醉中没有谁理他，于是他也只能走过去忍受成为和梅叶在他面前卿卿我我的精神摧残。这两个家伙高一开始恋爱按照现在的眼光看来绝对算不上早恋不过在当时他们绝对是他们的班主任以及政教处彭主任黑名单上的重点对象，而且和现在比起来他们当时最嚣张的事情也不过就是在学校里牵牵手而已——且限于此时此刻这样学校里已经空空如也的情况。成为的特征就是长得富态，并且在十六岁的时候

就具备了成熟男人的气质。这是古地给的评价,但是,上帝作证,古地可没有存心折磨他。

“知道谁进的球吗?”成为问了古地一句。古地走到了面前,可是成为还是握着梅叶的手,梅叶也自然得很,毫不计较古地的愤愤然。

古地抱着手站在这两个对身边一大片还没有谈恋爱的弟兄毫无同情之心的家伙面前,觉得自己无端的被作为班干部留下没有踢比赛还要忍受这两个家伙的精神摧残实在是没天理。所以他说:“反正肯定不是你。”

成为嘿嘿的坏笑着说:“通常你说话都是违背事实的,不过这一次例外。今天是老班进的球,嘿嘿嘿,第一次,终于破了身了。”又是贼笑又是摇头。老班就是杨铁兵,他们高一的班长。梅叶抽出手来,抓起书包就往成为头上砸了一下,说:“讨厌啦!怎么这样说!”

“讨厌啦?救命啊!”古地揪了揪自己的头发,差点被吓疯了,龇牙咧嘴的说:“我被酸死了。”

梅叶提起书包站起来瞪着古地说:“干什么,想死啊你?”成为赶紧拉住她,说:“小叶,淑女,淑女。”

古地汗。

“就是1比0?”古地看着成为,意思是你怎么没有弄进个把。他们从来都是一支很有理想的球队,宁可要4比3,也不愿要1比0。可是结果被他说对了。

成为解释说:“这只是一个开始。1比0虽然赢得不是很过瘾,但是终究要比3比3要来得实在些。关键在于我们赢了,一旦打破了不胜的心理症结,以后的事都好办了。我说过,我们不是中国队,天煞也不是韩国队,我们一直不胜天煞和中国队从来打不赢韩国队是两码事。中国队跟我们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首先,无论一个人也好一支球队也好,一定要有信心,要有……靠!你竟敢不听队长把话讲完!”成为和彭尘都是队长,不同的是,彭尘只管戴着队长袖标在赛场上指挥,成为则管理球队其他的一切活动。其实按照古地的理解,彭尘是主官,而成为是政委。

古地哼了一声,白痴才会有耐心听你把话讲完。他走到另一头,挥手叫杨铁兵,同时拿出了笔记本。他们的每一场比赛,他都要记录下来。包括时间、地点、对手,比赛过程和结果甚至天气、心情。他当时就说,这在将来会是他们的一笔财富。

后来那个笔记本的纸张渐渐发黄。什么时候古地想起来,就会把那个笔记本翻出来看一看。看看上面记录的赛况,和哪个球队交手,上场的是那些人,交手的结果是什么,某一场比赛后他们接着又做了什么,去游泳,或者爬山,或者就像这天那样,一群人坐在什么地方唱歌。还有,那天的天气怎么样,那天的心情怎么样,欧阳辰和杨铁兵是不是又吵架了,叶枫是不是又在抱怨没有女球迷观战……有时候看着看着,古地就会笑,也会难过。再后来他写的很多东西都被他付之一炬了,只剩下这个笔记本留了下来。这是命定的结局。他们都避不了。

古老师说,高二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谁都知道高二很重要,重要的

不只是一要学习要考试,重要的事情还有很多。对于“蓝想”来说,最重要的是新学期开始的全校高中足球锦标赛。

每年夏天的高中足球锦标赛是白驹五中的一项传统赛事,据说比中国的所谓甲 A 联赛还要久远得多。鉴于学校早有规定锦标赛没有高三学生的份,而高一球队还没有成形,所以,要夺得全校冠军并代表学校参加全市高中锦标赛,高二是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机会。学校的锦标赛从七月下旬开学打到九月下旬,这是夏天最后的时光,最后的火热。

队长成为和彭尘抽签回来,告诉大家他们被分到了一个不怎么理想的小组,同组的队伍有“七月流火”,有“灰暗警告冲击波”,还有“新概念”,彼此都交过手都知根知底都明白对方不好对付。相比之下他们的死对头“天煞孤星”所在的那个小组除了他们都是高一的球队,和那些刚进校的小子们相比,天煞显然优势明显。一切都顺利的话,他们只有在决赛才会碰头。而在正式比赛之前赢下了早就该赢的天煞,对于“蓝想”来说,无疑是开了一个好头。现在他们每天下午都要练球,因为学校的场地有限,他们常常会到学校背后的西环路跑上两公里,等学校里人少的时候再回来。练球的时候自然是没有观众的,连梅叶也不来。不过到了正式比赛的时候梅叶来了,还动员了几个他们班上和她关系比较好的女生。古地有负重托没有能在充分的动员文科班人数占优的女生,为此欧阳辰叶枫他们要求他在场上只准传球不准射门,尽管古地是个前锋。

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足球场周围的白杨树茂盛的枝叶在风里哗啦哗啦的唱着歌。欧阳辰、叶枫和李思遥逃掉了下午最后一节课,早早的来到了球场上。却又不敢太招摇,只能在唯一的看台边上坐着畅想自己的球队一路高歌猛进的夺取全校冠军,然后在全市高中锦标赛中上演令人惊艳的激情表演。

欧阳辰的眼光放得最远,他扳着手指头说:“全校冠军之后,是全市冠军,听说全市冠军还要代表市里面参加全省的锦标赛,再拿下全省冠军。那时候我们就出名了,省里面肯定要我们去打全运会,然后国青队会邀请我们加盟,然后代表国青队去打亚青赛,在亚青赛上横扫韩国日本,参加世青赛,最后呢在世青赛上击败巴西夺得冠军。之后肯定有职业的球探要我们加盟球队,先说好你们眼光不要低了,非皇马曼联这样的大俱乐部不要去的,至于所谓甲 A 的那些烂球队每天有人给我们提鞋我们也不能去。这一点,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李思遥点了一支两毛钱买来的零烟,确定不会有老师走过来,就满意的吸了几口,旁边的叶枫赶紧说给我留着点。很显然他们没有功夫和欧阳辰一起发神经。等到把烟传到欧阳辰手上时,基本上就只剩下烟屁股了。“靠,”欧阳辰鄙视的看了他们俩一眼,说:“你们也太不仗义了。”

叶枫剪着贝克汉姆一样的分头,如果不是学校三令五申不准学生染发,他早就是一头金发了。这时候贝克汉姆在曼联刚刚崭露头角,不过一脚永远经典的中场吊门让叶枫断言这家伙以后绝对能成为一个超级巨星。因为,叶枫说,贝克汉姆这

小子差不多就有我帅了。叶枫活动了一下双臂,说:“做人呢,要脚踏实地,不要好高骛远。我现在想的是,多有几个女球迷来看球的话,我们今天打‘新概念’就会轻松得多。当然,我同意你的观点,就是国内甲A球队呢是不配我们去加盟的。鉴于曼联左边有吉格斯,右边呢贝克汉姆也有些模样了,我还是去尤文吧。”欧阳辰连连摇头,说:“你的风格不适合意甲,我看还是去皇家马德里比较好一点。”叶枫很大度的说:“卡佩罗倒是给我打过电话了,不过我说古地很看中劳尔,就让他去皇马和劳尔搭档吧。我还是去尤文,他们技术含量太差,我得去帮他们一下。”李思遥不像他们这么无聊,他一直盯着看台远端在看,终于,他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看到一个女孩左顾右盼的从看台入口溜了进来。李思遥赶紧挥了挥手,不很大声的说:“这里。”

这女孩欧阳辰叶枫都认识,也就是这个学期才升入初三的,不过她还在初二的时候他们就注意她了,女孩叫张纯,是个小美女。所以,当她小步跑着来到李思遥面前喊了一声“思遥哥哥”的时候,欧阳辰和叶枫被呛得差点吐血。李思遥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就问:“就你一个人来?”张纯说:“悠然她们不敢逃课,不过她们说了放学就来。”

“思遥哥哥?”欧阳辰尖着嗓子怪笑着抓住李思遥,和叶枫一起把他拖走了几步,背对着张纯往他身上狠捶,一边捶一边说:“过分!不讲义气!诱骗未成年无知少女!摧残祖国的花朵!衣冠禽兽!人面兽心!你这人怎么这么坏啊你!”李思遥一边挣扎一边说:“谁说我不讲义气的?我不是叫她把她几个朋友叫来家看球吗?”叶枫点了点头说:“嗯,还算有良心。不过你也太阴了吧,怎么连我们都不知道?”“嘘,”李思遥竖起食指说:“革命还未成功,我还要继续努力的,你们可不要把人吓跑了。”欧阳辰狞笑着说:“我看就差生米煮熟饭了。”“靠!”李思遥给了他一锭子,说:“我是那么烂的人吗?成天就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更靠,”欧阳辰不买账的说:“难道你会是好人?”李思遥不跟他们多说,回头看见张纯有点无聊有点好奇的看着他们,赶紧回去陪她说话。

欧阳辰和叶枫自然知趣的坐得远了一点。从神情上来看两个人都有些深受打击的样子。欧阳辰拍着叶枫的肩膀说:“兄弟,看看人家思遥哥哥,不要以为长得帅就会有美女主动找过来,该行动了你。”叶枫深深的点了一下头,说:“你说得很对,我也认为,像我这么帅的人再没有女朋友的话其实绝对的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欧阳辰说:“不要光是说,要有行动。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先谈谈个人的看法,像张纯这样的无知少女就不太适合你,最好找一个成熟一点的。”坏笑一下说:“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叶枫再一次深深地点头,说:“好兄弟,你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欧阳辰说:“所以呢,等下张纯的朋友来看球的时候,你就不要关注了。”叶枫鄙视的看他一眼,说:“操,原来你别有用心,还以为你多为兄弟考虑呢。”欧阳辰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候下课铃终于响了。李思遥和张纯还在聊得起劲,欧阳辰和叶枫就只有

把球拿出来热身了。好在很快就有他们的同伴出现在球场上,教室在五楼的杨铁兵、安然和彭尘先跑了下来。他们兴致勃勃心情不错。然后秋海、张清泉、梅俊杰和金中兴几个理科班的也来了,还有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李正男也到了。古地和成为是最后到的,他们的班主任古老师又拖堂了。今天下午本来不是数学课,因为生物老师有事,古老师身为班主任自然义不容辞的顶了上来。古老师的奉献精神对于古地和成为来说却是一场灾难,等古老师终于开恩下课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冲到球场的时候,主裁判已经吹响了比赛的哨音。没办法他们也只能先坐在球场边当替补队员了。随后来的还有“家属”梅叶。梅叶那时候是他们球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家属”。那时候没有人能想到,他们真的就把恋爱进行到了最后。没有人,包括他们自己。

古地对这场比赛印象深刻,也许是坐在场边看比自己场上踢能够更冷静的观察,他觉得他们球队踢得并不好,上半场被对方攻进一个球显然很正常。对方要显得有组织得多。成为也是这么看的,本来他想自己和古地过一会儿就上场的,但是打完整个上半场后,他才去助理裁判那里登记换人名单。

“下半场,”成为和彭尘商量:“我和古地上,张清泉和梅俊杰下。”彭尘看他一眼,问:“三前锋?”前锋线上已经有了金中兴和李正男,加上古地就是三前锋的阵形了,而撤下梅俊杰,后卫线上就只剩下三个人。彭尘有点担心,“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我们是落后了一个球,不过还有半场比赛的时间,不要急于进攻反而被他们偷袭得手。”成为摇头,说:“看了半场,发现我们没什么气势,我们不是怕冒险,怕的是这么慢吞吞的打下去锐气被彻底抹平,到最后就算不再失球要扳平比分甚至反超肯定就没有希望了。别忘了我们的理想,即使失败,也绝对不能失去激情!”彭尘撇嘴一笑说:“我晕,这是我的台词,怎么被你拿去用了?”成为没理他转过身去对梅叶吹了一声口哨走到了她面前去。

梅叶看着成为过来,偏了偏头示意他看看台上坐着的几个身穿校服的初三女生,笑着说:“我小弟欧阳刚刚向我汇报了一个情况,你们的李思遥现在变成了一个少女杀手。”成为早看见了张纯和她几个朋友,只是听说杀手是李思遥,就叹了口气,说:“真是阴险的家伙,平时装老成,没想到有这么厉害。”梅叶半笑不笑的看着他说:“干嘛?是不是觉得摊上了我有点后悔了?”成为说:“切,我对那种小女生没有兴趣,还是你对我胃口。我要上场了啊,先告诉你,不许在我比赛的时候看小说,态度要端正知道不?”梅叶嘻嘻一笑说:“那我看的是你兄弟古地写的小说啊,虽然他写得很无聊,不过正好打发无聊的时间嘛。”成为回头看了看,看见古地在热身,就说:“他听了这话一定很感动,至少打发时间也体现了他的小说的价值。来,给点鼓励我好上场。”说着撅起嘴来,梅叶虚踢了他一脚,说:“去你的,没看到那边有小女孩吗?不要破坏我做学姐的形象。”成为看着李思遥抓紧时间和张纯说话,欧阳辰在他身边晃来晃去的,就不住地摇头说:“欧阳这小子,没前途,在那里晃晕了自己,可是不上去说话,鬼才会记得他。”

彭尘把换人的决定对张清泉和梅俊杰讲了，两个人都不大乐意。成为过去说了一句“个人要服从集体，哪来那么多的话？”就把全体队员都叫过来商量下半场的打法。打法说穿了也就是拼死进攻，就算再给他们打进两个球，只要进他们四个的话还是赢。可是上了场真要打进对方几个球还是很不容易的。

古地憋了很久，终于抓住机会上了场，全身像上了发条似的满场飞奔。他的位置是右边锋，可是整条右路，从前场到后场随时可见这个身穿7号球衣的蓝色身影。古地说他真的憋坏了，在场上跑起来根本不知道累是什么意思。不但跑得凶，抢得也凶，即使在前场，也会隔着老远就一个飞铲。对方也是他们的老对手了，自然熟悉古地的风格，不过他今天这么不知疲倦的奔杀，简直给他们留下了超级恐怖的新印象。终于他的努力还是收到了效果，就在比赛快要结束时他直接从对方后卫的脚下断球，往前狂突之后倒地传中，前面接应的李正男侧身一个凌空抽射把球打进。比赛最后以1比1结束。

古地的那脚传球成全的是李正男。当天的晚自习结束之后李思遥就笑嘻嘻的找到李正男说，那个凌空抽射的帅哥，张纯他们班的一个小女生托我给你拿来了一封信。

其实那个晚自习他们大多照例没有呆在自己的教室里，都窝在欧阳辰他们高二(6)班教室里聊着各种他们永远聊不完的话题。高二(6)班的晚自习以纪律极差而著称，就是因为有他们这一伙人在里面。李正男这时候在念高一，比他的队友们其实要低一级。说不清他是怎么混进这支队伍里来的，难得的是竟然和他们十分的意气相投。听到李思遥带来的消息，欧阳辰不平的说：“我们的小李还不懂事，这不是腐蚀青少年吗？”李正男蔑视的说：“死开，什么叫不懂事？自己没有吸引力不要破坏我的好事。”他并不急着去看信，只问李思遥究竟给他写信的人是谁。从这一点上他就表现得比欧阳辰老练，不能一听说有女生的信就表现得迫不及待对不对？欧阳辰被小他两岁的李正男刺激得相当严重，就去七楼高二(7)班的教室找成为倾诉，这当然打错了算盘，成为和梅叶又怎么可能乖乖的留在教室里不溜出去？所幸古地还在。

古地在教室里继续写着他的小说，看见教室门口欧阳辰晃了一下，就叫他进来。在白驹五中，高三以下各年级晚自习一般是没老师在场的，除非哪间教室里实在太吵了。欧阳辰进了五班的教室就觉得浑身不自在，这里面也太安静了，那么多人坐在里面不说话难道他们不觉得压抑？古地就收了东西陪他出来，跑到顶楼上去吹风。

欧阳辰靠着天台的栏杆坐在地上点了一支烟抽着（那时候他们抽的都是两毛钱一支的零散烟，而且通常都是几个人轮流抽一支，可怜的学生时代），样子显得有些苦闷。古地趴在栏杆上也不说话。那时候他们大多也都不是乖孩子，抽烟、打架、谈恋爱，所有家长老师都严格禁止的事情他们都做，可是后来他们怎么都觉得自己并不是坏学生。

古地在看远处的灯火。白驹五中建在山头上,据说是全市的最高点。这个说法不知是否属实,不过在夜里,站在教学楼顶楼往远处看去,能看到一片灯火的海。即使不是整个市区,也有一大半吧。古地看着那些灿烂的灯光,却觉得总有些灯火,是分明的孤独着的。

欧阳辰很有富裕感地抽完了一支烟,接着又点上一支,说:“古地,你觉不觉得我很失败?读书成绩不好,追女孩也追不到,也看不到什么前途,真是没意思。”古地呵呵一笑问:“又被谁刺激了?思遥哥哥?”借助欧阳辰的宣传,从这天之后,他们叫李思遥全都叫“思遥哥哥”了。欧阳辰说:“更惨,是李正男那个臭小子,居然说我没有他有吸引力。说起来,就怪你今天给他传了个好球,让他有机会表演了一次。”古地笑得更欢,说:“那你真的是没面目见父老乡亲了,被那个小孩这么取笑。”欧阳辰说:“小孩?操,你不要小看他,这个小杂种厉害得很,功力绝对不在成为和李思遥之下。你说成为吧,当时能追到我们的班花梅叶,算是有本事吧?思遥哥哥呢好歹也费了一番心思去诱骗张纯那个无知少女,可是李正男这小子,反倒是人家女生写信追他,没天理,实在没天理。”古地说:“不服气,赶紧去追一个好了。”“怎么追哦?”欧阳辰气短的说:“你是文科班的,懂得浪漫,不如你教我两招吧。”古地觉得好笑,说:“我教你?没看见我自己都是可怜没人爱的?”欧阳辰语重心长地说:“古地不是我说你,你现在在文科班里面有那么多女生,不要浪费资源,赶紧追到一个,也好顺便帮兄弟一把啊。”古地说:“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事还没有兴趣。”欧阳辰说:“你就装吧。没听过一句话吗?人到十七八,那个瘾不发?特别是你们这些学文科的。”古地就说了一个字,“靠!”

话题很快就转到了古地他们班里的女生头上。欧阳辰就凭着走进他们的教室以及坐下来的不到两分钟时间,基本上就把这个文科班的女生的样子记了下来。他把一支胳膊架在古地的肩膀上,说:“老实说,你们班女生虽然多,真正称得上美女的也没有几个。我注意了一下,大部分呢,按百分制也就是及格线上下,大约有十来个是七十分这个级别的,八十分以上的就没几个了,至于九十分以上的,屈指可数。”古地扭头看他,看得出他对自己的眼光倒是满自信的。“没这么厉害吧?”古地说:“我在这间教室里坐了一个多星期了,大部分人长什么样我都没看清呢。你进来这么一圈就能打分了?”欧阳辰咧嘴一笑说:“你又装死!我是什么人?我给你说说吧,首先呢是坐在第一组第二桌左边的那个穿红T恤的,长得乖乖巧巧的。叫什么名字?”古地摇头:“不认识。”欧阳辰哼了一声说:“怎么混的你?我都知道,她叫方蕾,原来是高一三班的。好下一个,第三组倒数第三排靠左边那个长头发穿校服的,认识吗?”古地继续摇头:“长头发穿校服的那么多,更没印象。”欧阳辰叹了一口气,说:“没前途,高一时级花评选位列第三的赵小雅你也不认识,你真的假的?”古地说:“什么真的假的?这些人是谁关我屁事啊?你说什么级花评选第三,谁评的?”

欧阳辰用大拇指指了指自己,说:“我,叶枫,思遥哥哥,够权威了吧。哦对,还

有张清泉和金中兴。我们五人评判委员会的眼光绝对称得上专业。当时我们就评选出了高一十大美女,现在除了梅叶有幸成为诱骗到手之外,其他九个基本上都是被一些要人品没人品要长相没长相连球也不会踢的无耻之徒骗走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的反省。现在思遥哥哥做出了非常正面而且正义的选择,避免了张纯这个小美女旁落黑手。我认为,当初的十大还有九个需要我们的挽救。这九个里面有八个进了文科班,你们7班3个,彭尘他们9班4个,还有一个在8班。至于唯一一个进了理科班的苏翔,那是秋海义不容辞的责任。”古地有种汗流浃背的感觉,伸手抹了一把额头,还真的出汗。古地说:“兄弟,你要做情圣没有错,可是为什么你想把兄弟们都拖下水?”欧阳辰正气凛然的说:“因为,我们是正义的化身。”古地差点吐血,说:“了不起!原来你是美少男战士。李正男那小孩算什么?你才是杀手中的杀手。”欧阳辰竟然没有生气也没有开玩笑的样子,满认真地说:“你别笑,其实我真的这么想。我们队的这一党兄弟,读书成绩好的也没有几个,可是大部分人品很好,找男朋友还是我们这样的靠得住。”

这句话被闲得无事串上来的叶枫听到了,叶枫高声说:“说得对,实在太对了。那些蠢女人没有发现我们,实在是太没眼光了。”“听到了吧,”欧阳辰对古地说:“我们首席帅哥的肺腑之言哪。你还是无动于衷?”古地只问:“究竟要我做什么?”叶枫和欧阳辰一左一右把手架在古地的肩上无比亲密的说:“很简单,积极的和你们班的女生混熟,然后,穿针引线。”古地坏笑一下,说:“好啊。不过,我可不是正人君子,不能给你们保证什么。”欧阳辰和叶枫对视一眼,不由得面面相觑。

后来,古地常常在想,如果没有遇见李吾,他的高中时代也许就是在一片蓝色的记忆里简简单单的过去了。所有的片断都会有笑声,所有的故事,都写满飞翔的篇章。那样回忆起来会很轻松。可是,宁愿有过受伤和痛吧。那样的回忆才是完整的。

真正和李吾认识,是在高二开学两个星期以后了。那天下午,他们前后两桌值日。那天下午,“蓝色理想”迎来全校高中锦标赛的第二场比赛,对阵第一场同样是打平的“灰暗警告冲击波”。

古地觉得自己运气真的有点背,开学以来,每逢球队比赛,班上总会遇到什么事情。第一次是古老师开班干部会,第二次是古老师拖堂,这一次则是值日。更为不幸的是,今天下午他的同桌请假假没来,所以实际上今天的值日生就他和前桌的李吾、王娟娟三个人。虽然他很急,但是总不能自己先跑掉让两个女生打扫整个教室和走廊吧?事实上因为只有他是男生,他反而主动的多做了一些,扫完了地之后他又去楼梯间提水来抹桌子洗黑板,反正重活累活都是他一个人包下来了。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只是他做得理所当然。他也没有跟那两个女生说话,打扫完了他就急冲冲地跑下了楼。上次对“新概念”他只上了半场,这次看来也是同样的命运了。

古地一口气跑到球场边,站在场边的梅叶就大声地喊成为!成为!古地来了!

场上的成为回头一看挥手就叫古地上场。古地也没有来得及问情况，扫了一眼发现他们好像少了一个人。去助理裁判那里登记了名字，死球时就匆匆上场。坐镇后腰的彭尘指了一下右边路说，打右后卫，补安然的位置。古地看见安然移到了中后卫的位置上，那么就是梅俊杰不在场。没时间想什么，对方攻势过来了，古地赶紧迎上去补位。

说起来，“灰暗警告冲击波”和“蓝想”差不多是同时建队的。“蓝想”的队员高一时以八班的学生为主，“灰暗警告冲击波”则以三班的为主。两个队在高一这一年里也就只有两次交锋，结果都是“蓝想”胜了。不过那两次交锋双方都有些不愉快，第一次有些争吵，第二次还打起来了。因为以前不太愉快的记忆，这场比赛开始以前气氛就有些不太友好。后来古地才知道比赛开始才几分钟，他的队友张清泉和梅俊杰就受伤下场了。他们今天没有多的人，在他赶来之前，他们一直是以十人应对对方的十一人。

上场的时候古地就觉得气氛不对，好像双方都在红着眼死拼。他刚上来的时候对方攻得很凶，一度把他们压制在了本方半场。古地觉得自己是在一种拼刺刀的状态中坚持到中场休息的。走下球场的时候看见比分是0比0。

“操！那些杂种是故意的！”一下场最先爆发的是时常面露阳光笑容而且从来没有骂过脏话的安然。这个瘦高个的男孩脸上写满了愤怒，当一个人无比愤怒的时候倘若还能温文尔雅的将一些不痛不痒的道理，那他也就虚伪到家了。他就在古地身边，撩开衣袖，手臂上满是被抓的血痕。当安然都愤怒的时候，欧阳辰他们反而面带笑容，说明一场风暴正在酝酿，因为他们的笑显然是冷笑。如果这场比赛的结果不能令他们满意的话，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彭尘作为场上队长，这时候表情显得非常的冷峻和严肃。他把大家叫到了一起，说：“今天的裁判偏他们，很多犯规球都不吹，不过我们不要上当，大家记住，在场上无论如何也不要和他们争执。欧阳，特别是你，知道吗？”欧阳辰作为守门员，这场比赛被侵犯的次数已经不算少了。他哼了一声说：“少废话。我肯定不会放过他们的，不过我不会蠢得分不清场内场外。”彭尘接着说：“下半场秋海和古地可以大胆的助攻，他们两个边路的攻势并不强，我们必须压出去，首先要把气势夺回来。他们的脚下技术不怎么样，就是靠凶狠的杀伤战术，大家要保护好自己。不能再有人受伤了。”

话就是这几句，也没有谁再多说些什么。气氛在一股浓烈的火气中有些令人窒息。古地对这场比赛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后来他有时候会觉得，其实“灰暗警告冲击波”是在成全他们，让他们第一次深刻的体会到除了一起嬉闹欢笑之外，还有同仇敌忾并肩作战。战斗，和受伤，很多时候更能把一个团体凝结在一起。也许，这是许多年以后和他们同时组建的球队都散了，而他们还能常常聚在一起的原因。

比赛继续，场面更加激烈。一开场古地和李思遥就在右路通过一连串二过一的配合制造了一次机会绝佳的攻势。“蓝色理想的”7号和11号的配合默契到了

只是凭着直觉就能知道对方在哪的程度。最后由李思遥一个很隐蔽的直传给古地创造了一个单刀的机会，古地带球直插对方的心脏，可是就在他即将起脚射门的一瞬间，他被对方补防的中后卫从后面放倒了。对方的动作很隐蔽，让古地小腿肚子一阵剧痛，痛得站不起来，可是却躲过了裁判的眼睛。古地举了一下手看见裁判已经往回跑知道要靠他主持正义是不可能的了，一咬牙又站了起来。

“古地。”离他最近的金中兴就说了句：“挺住！”

古地点头，迅速的回防。

几分钟后，“蓝想”的攻势出现在了左路。5号秋海和8号叶枫同样一连串非常默契的配合将球传到前场，叶枫继续带球，在禁区边缘突然起脚远射。黑白相间的皮球划了一个优美的弧线，打在了球门的横梁和立柱的交叉点弹了回来。跟进的李正男飞身鱼跃将球顶进了大门。裁判的哨声响起，1比0！“蓝想”取得了领先。李正男从来没有玩过鱼跃冲顶，这动作对于他们来说难度在于把握不好的话太容易受伤，而他确实也因为落地的时候动作不到位受了点轻伤。不过那时候那管会不会受伤啊，要紧的是进球，是赢得比赛。

可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丢了球的“冲击波”踢得更狠了。领先的“蓝想”也不买账，古地、杨铁兵和彭尘在凶狠上一点不比对方差。尤其是打后腰的彭尘，极为罕见的频频倒地铲球。下半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彭尘在中场将球抢下来，分给前来接应的成为，成为带过对方一个防守队员突然就起脚射门。当然他的脚法比贝克汉姆稍微差了点，皮球高出了球门。但是这一波攻势却没有因此结束，对方的门球没有开远，被李正男高高跳起断了下来，跟着就往右边一分。他一向视为兄长的李思遥飞身赶到，往前一趟就杀入了禁区，然后随意的往中路一塞，金中兴早已经接应到位，抬脚顺势推了个远角，球又进了。

第二个球一进，又是下半场。对方就有些抗不住了。下脚依然凶狠，却完全失去了组织。“蓝想”得势不饶人，继续发动猛烈的进攻。古地又一次带球突入禁区又一次被放倒，对方动作太明显太大，主裁判不得不判罚点球。没想到对方那名队员对裁判相当不满，竟然蠢到骂骂咧咧的走过去推了裁判一把。裁判在偏袒了“灰暗警告冲击波”差不多全场以后竟然得到如此结果，气怒之下直接掏出了红牌。“冲击波”还有个队员上来理论，语气虽然温柔了不少，盛怒中的裁判却继续举起了红牌。看着对方还有队员要上来的样子，“蓝想”的队员围成一圈把裁判护在了里面。主裁判火气不减，红牌还有继续发出来的样子。对方才总算老实了。

点球。古地自己来罚。可是他的小腿还是很疼，罚出的球力度不够被对方守门员飞身扑了出来。彭尘知道古地这个球力度不会够，几乎在古地起脚的同时他也动了。对方守门员把球打出来他跟上候个正着一脚低射皮球直入近角。

3比0，对方被红牌罚下了两人。进了球的彭尘却咬牙切齿地说：“再往死里打，绝不放松。打得他们永世不能超生！”其实不用说他们也不打算就这样收手，他们从不会怜悯对手，何况是让他们如此愤怒的对手。李正男很快梅开二度，等到古

地把比分改写为5比0的时候,他的小腿终于不乐意再陪他在球场上狂奔。他抽筋了。“蓝想”已经无人可换,就10打9。依然占优。最后阶段,李思遥的禁区外远射把比分最终定格为6比0。

这场比赛他们赢得虽然畅快,可代价也很大。终场哨响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带了伤。

古地由安然扶着,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像战场上下来的伤兵。走到看台边上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意外之中扭头一看,看到了李吾。李吾穿着校服,白衬衣,蓝裙子,没系领带。清瘦的脸,修长的眉毛和清亮的眼睛,剪着男孩式的分头。这是古地对李吾的第一印象,而事实上这绝不是他第一次见到她。古地很惊讶,他不知道李吾怎么会在这里怎么会叫他。他们虽然前后桌的相处了两个星期可是还没有说过话呢。李吾抬起了手,手上拿着一块手表。古地就认出那是自己的手表。随即想起提水的时候把表取下来放在了讲台上,走得急忘记了一点也不奇怪。不过明天周末不上课找不到的话他会急死,这块表不很贵重可是他姐姐古瞳几个月前大学毕业工作第一个月领工资给他买的礼物,意义非同寻常。而李吾显然一直在这里等到他们踢完了比赛。

“天啊,”古地接过表差点就感激涕零了,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李吾笑笑而去,背着一款双肩布书包,那书包是米色的,米色的布书包上缀着几个单词,写的是“JUST FOR YOU”。古地愣愣地看着李吾走远,那时候他还不知道,那个稍显单薄的背影,后来就在他心里定格成了一幅黑白照片,像那种年代久远的记忆。

成为看着队友们三三两两的要走散了的样子,就大声地喊:“大家不要忙走啊!今天打得这么畅快晚上又不用上晚自习,找个地方好好的HAPPY一下啊!”他的两边膝盖都擦破了,梅叶正蹲在他身边给他擦红药水。成为痛得龇牙咧嘴的却偏要作关云长刮骨疗伤气定神闲状。这一提议得到了几乎全部队员的拥护,尽管他们几乎全都受了伤而且还很累同时还没吃晚饭。可是玩嘛,坚持一下又不会死。后来他们无法想象当时那种状况,自己真的那么强悍吗?自己真的有过那种好像铁打一般的身体?

不过去哪玩呢?总不能还是找个地方坐着唱歌吧?而这就真的是个问题。

就都坐在那儿想,看着太阳慢慢的在远天里下沉。起风了,傍晚的风温柔而清凉,吹着让人觉着一种沉静一种安宁。几个长头发的像彭尘、叶枫抱着手靠着看台的石阶,任头发在眼前飘飘荡荡的作忧郁状。而头发最长的梅叶温顺的坐在成为的旁边作淑女状,长发飘到成为脸上,带着点洗发水的清香,弄得他鼻子痒痒的,心也痒痒的。真想亲她一下。为了大多数兄弟的心理健康,他选择了牺牲。思遥哥哥的张纯小美女没有来,他自然在做相思状。两天前,张纯答应说可以做他女朋友的,不过她还是想叫他思遥哥哥。叶枫和欧阳辰不无恶意的说张纯要么是有恋兄情节要么就是脑筋有些问题。